

何其芳 著

何其芳 散文



中 / 国 / 现 / 代 / 名 / 家 / 散 / 文 / 书 / 系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在冥思中，让灵魂与天地万物浑融一体；在梦幻中，不断地找寻且不断地建造空中楼阁；在回忆里，从容地审视并认真地品味过去的事物……冥想之境，梦幻之境，追忆之境——不仅是何其芳散文幻美风格的源泉，也是何其芳散文意境的主要形式。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丛书系

何其芳
散文



何其芳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其芳散文：鉴赏版 / 何其芳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513-0467-2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5661 号

何其芳散文·鉴赏版

作 者 何其芳
责任编辑 王大伟 曹 甜
封面设计 果子殿
版式设计 谭运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467-2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接

邮政编码 410137

前 言

何其芳（1912—1977），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1912年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守旧的大家庭。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7月24日逝世于北京。

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离不开其生活环境及童年记忆等等。何其芳也不例外。了解何其芳的散文创作，首先了解其成长过程。

何其芳成长在一个封闭偏僻的乡间，对封闭的地理文化氛围有着怨气：“我真愿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呵。我尊重这里的一切，但总觉得远处我的乡土在召唤我，我灵魂的乡土。”“人”如同植物一样，有它适合的分布的地图，而“生”却如栽种的手一样盲目，于是我们先天的就有地域错误的幸了。

而他的家庭——一个守旧的大家族——更加深了他与故土的生疏，他与古板的父亲有着隔阂，父亲急躁严厉的脾气与他脆弱纤细的心灵格格不入，这带给他的是一片难以抹去的阴影。回忆起他生长的家庭，他说：“我曾先后在它里面关闭了五六年。冰冷的石头，小的窗户，寂寞的悠长的岁月。”每每走过“故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就仿佛走进了他沉闷的童年。

在何其芳的心里，他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日夜期盼着离开不属于自己精神的故乡。这样的心境反映在散文里就产生了《炉边夜话》一篇，文中的三个少年对故乡的态度正是何其芳心

里对于故乡的声音——他把积蓄在心里的强烈情感倾泄于对故乡的控诉和不满中。在一本《画梦录》里，并没有很多的文字是关于他的家乡的，这不是何其芳吝啬笔墨写它的家乡，而是每写一次都“敲到悲哀的键子上了”。他难以磨灭对故乡的反叛，这让他成了个没家的孩子，彷徨地走在异乡的路上。可是等他好不容易冲出了那拘束他心灵的“山之国”之后，何其芳却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围城，人与人之间的倾轧，社会的复杂，让他稚嫩的心灵透不过气来，他更抑郁了：“过了太长久的寂寞的生活。在家庭里我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孩子；在学校里我没有朋友；在我‘几乎绝望地期待着爱情’之后我得到的是不幸。”

没有了家庭，没有了故土，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爱情。何其芳关闭了所有的窗与门，困在他自己的精神故乡里。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当我们只想念自己时，世界遂狭小了。”他认为：“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

在何其芳的自我封闭的世界里，他自给自足，“一直像一个远离陆地的孤岛，与人隔绝”。何其芳对外在事物的排斥，对自我世界的封闭，使何其芳完全摒弃了一切，惟有“自我”留下，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何其芳对待故土的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畏惧与厌倦相互夹杂。这种情感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显得颓唐。故乡的归属感是许多现代作家伫立在他们作品中一根梁，许多京派作家虽然骨子里与何其芳一样也是寂寞的，但他们有着灵魂的归宿，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故乡可炫耀可依靠可寄托。可这唯一的归宿在何其芳身上却也找不到。他为孤独所包裹。何其芳需要一个臂膀给予他孤单寒冷的心灵一点温暖，需要一个港湾让他漂泊无定的精神有所依靠，可他像《秋海棠》中的思妇那样，环顾四周，只能见到“无边的夜”。找不到这个心灵的“故乡”，无奈的何其芳就只能只身创造了一个家园——插上文学翅膀的梦境。在这里，“我”

就是“乡”，就是一切，就是他自己全部的世界和所有的寄托。

因此就有了一本《画梦录》，这是何其芳年轻孤寂心灵的桃花源，他就像一个新婚的主妇精心钩织着这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用尽心思让它更美丽，更有家的感觉，其间虽然凄清，但也总算有了一个属于他的家乡。

在《画梦录》里。何其芳自称是一个“拘谨的颓废者”，“书斋里的悲观论者”的人。你也可以说他是颓废的，悲观的，但你却又不得不由衷感叹，这更是一个能最美丽地想着死和画着梦的人。他把哀愁和苦闷美化得令人叹为观止。他是唯美的，少年时代“美、思索和为了爱的牺牲”三个追求，曾使他一度困囿于书斋里个人的艺术小天地，他怀着“遗弃了人群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怀着“一些带伤感之黄色的欢乐”，走上了这条迷离的“梦中道路”，于是有了这片“扇上的烟云”，这组心灵的独语——《画梦录》。

就像其书名所表达的那样，《画梦录》是本画梦的集子，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作者自我观念的集中体现。何其芳在孤寂的心灵里反复咀嚼体味着他的梦，把他的深奥玄妙的精神世界通过梦的形式说给自己听。何其芳的梦似一只纸船，它载起所有的沉重人生，超脱而逍遥地追逐流不尽的生命逝水。这种意象直接地表露在了《画梦录》一篇中，何其芳坦言自己羡慕白莲教某“半盆清水，一支草叶，编出一叶轻舟，徜徉在自己的海洋里”。淳于棼的故事也是相似，黄粱一梦，或是庄生梦蝶，中国人几千年来“梦”的亦幻亦真到了何其芳这里又一次被重述着。何其芳放不下自己的梦，他用尽心思描摹着扇上的烟云，就是为了自己画一个幻想里的国土，可以在那里尽情地徜徉。这倒不免让人想起与他一般寂寞的沈从文，沈从文用笔绘出了一个湘西世界，纯粹的美丽，简单的心灵，与何其芳梦中的世界多么相似，但唯有不同的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他的真正故乡，同时是他的精神家园，可何其芳却苦于他并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实实在在寄托的具体

对象，因而所有的希望只能建筑于梦境之上。

《画梦录》里的何其芳是精致的、孤寂的，也的确还不是博爱的。他似乎把他的同情心一大部分慷慨地给了远嫁或夭折了的少女青春的衰落与凋零；他更不是真的猛士，他沉浸在个人的心灵独语中而没去听听人世间的喧嚣和并不美丽的呐喊。然而，我们不该苛求此时这个年轻的作家具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崇高的人生理想，毕竟，这是一个正在他迷离的“梦中道路”上摸索的年轻人，他有抒写自己幻想、感觉和感情的权利，并且无疑，他所作的是最美丽的抒写。

捧起他的心灵杰作，你可以不为受教，不为求知，不为借鉴，你自然会为他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而感染，也必然会为这样一个在憧憬和悲哀中向往进步的执着的画梦者所深深打动。

目 录

雨前	1
黄昏	3
独语	5
梦后	8
炉边夜话	11
伐木	15
哀歌	17
货郎	21
楼	24
迟暮的花	28
梦中道路	33
街	38
县城风光	44
乡下	51
私塾师	59
老人	65
树荫下的默想	70
某县见闻	75
我歌唱延安	80

老百姓和军队	85
韩同志和监狱	94
饥饿	96
回忆延安	102
论工作	110
论救救孩子	116
论快乐	121
“自由太多”屋丛话	126
扇上的烟云	134
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137
岩	146
画梦录	150
弦	155
静静的日午	158
呜咽的扬子江	162
魔术草	170
记冼星海同志	173
悼闻一多先生	177
关于写诗和读诗	181
关于现代格律诗	200
评《万世师表》	217
《清明前后》的现实意义	222
评《芳草天涯》	225
评《天国春秋》	231

评《岁寒图》·····	236
关于《家》·····	242
优美的歌剧《刘三姐》·····	247
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	261
谈《老残游记》·····	285
《刻意集》序·····	288
《还乡杂记》代序·····	293
鉴赏·····	301

雨 前

最后的鸽群带着低弱的笛声在微风里划一个圈子后，也消失了。也许是误认这灰暗的凄冷的天空为夜色的来袭，或是也预感到风雨的将至，遂过早地飞回它们温暖的木舍。

几天的阳光在柳条上撒下的一抹嫩绿，被尘土埋掩得有憔悴色了，是需要一次洗涤。还有干裂的大地和树根也早已期待着雨。雨却迟疑着。

我怀想着故乡的雷声和雨声。那隆隆的有力的搏击，从山谷返响到山谷，仿佛春之芽就从冻土里震动，惊醒，而怒茁出来。细草样柔的雨声又以温存之手抚摩它，使它簇生油绿的枝叶而开出红色的花。这些怀想如乡愁一样萦绕得使我忧郁了。我心里的气候也和这北方大陆一样缺少雨量，一滴温柔的泪在我枯涩的眼里，如迟疑在这阴沉的天空里的雨点，久不落下。

白色的鸭也似有一点烦躁了，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出它们焦急的叫声。有的还未厌倦那船一样的徐徐的划行。有的却倒插它们的长颈在水里，红色的蹼趾伸在尾后，不停地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衡。不知是在寻找沟底的细微的食物，还是贪那深深的水里的寒冷。

有几个已上岸了。在柳树下来回地作绅士的散步，舒息划行的疲劳。然后参差地站着，用嘴细细地抚理它们遍体白色的羽毛，间或又摇动身子或扑展着阔翅，使那缀在羽毛间的水珠坠落。一个已修饰完毕的，弯曲它的颈到背上，长长的红嘴藏在

翅膀里，静静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间的小黑睛，仿佛准备睡眠。可怜的小动物，你就是这样做你的梦吗？

我想起故乡放雏鸭的人了。一大群鹅黄色的雏鸭游牧在溪流间。清浅的水，两岸青青的草，一根长长的竹竿在牧人的手里。他的小队伍是多么欢欣地发出啁啾声，又多么驯服地随着他的竿头越过一个田野又一个山坡！夜来了，帐幕似的竹篷撑在地上，就是他的家。但这是怎样辽远的想象呵！在这多尘土的国土里，我仅只希望听见一点树叶上的雨声。一点雨声的幽凉滴到我憔悴的梦，也许会长成一树圆圆的绿阴来覆荫我自己。

我仰起头。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雾幕，落下一些寒冷的碎屑到我脸上。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怒愤，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怒愤，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阜，而又鼓扑着双翅，作出猛烈的声响腾上了。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我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

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如同一个巨大的心的呼号，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

然而雨还是没有来。

一九三三年春，北京

黄 昏

马蹄声，孤独又忧郁地自远至近，洒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我立住。一乘古旧的黑色马车，空无乘人，纤徐地从我身侧走过。疑惑是载着黄昏，沿途散下它阴暗的影子，遂又自近至远地消失了。

街上愈荒凉。暮色下垂而合闭，柔和地，如从银灰的归翅间坠落一些慵倦于我心上。我傲然，耸耸肩，脚下发出凄异的长叹。

一列整饬的宫墙漫长地立着。不少次，我以目光叩问它，它以叩问回答我：

——黄昏的猎人，你寻找着什么？

狂奔的猛兽寻找着壮士的刀，美丽的飞鸟寻找着牢笼，青春不羁之心寻找着毒色的眼睛。我呢？

我曾有一些带伤感之黄色的欢乐，如同三月的夜晚的微风飘进我梦里，又飘去了。我醒来，看见第一颗亮着纯洁的爱情的朝露无声地坠地。我又曾有一些寂寞的光阴，在幽暗的窗子下，在长夜的炉火边，我紧闭着门而它们仍然遁逸了。我能忘掉忧郁如忘掉欢乐一样容易吗？

小山巅的亭子因暝色天空的低垂而更圆，而更高高地耸出林木的葱茏间，从它我得到仰望的惆怅。在渺远的昔日，当我身侧尚有一个亲切的幽静的伴步者，徘徊在这山麓下，曾不经意地约言：选一个有阳光的清晨登上那山巅去。但随后又不经意地废弃

了。这沉默的街，自从再没有那温柔的脚步，遂日更荒凉，而我，竟惆怅又怨抑地，让那亭子永远秘藏着未曾发掘的快乐，不敢独自去攀登我甜蜜的想象所萦系的道路了。

一九三三年初夏

独 语

设想独步在荒凉的夜街上，一种枯寂的声响固执地追随着你，如昏黄的灯光下的黑色影子，你不知该对它珍爱还是不能忍耐了：那是你脚步的独语。

人在孤寂时常发出奇异的语言，或是动作。动作也是语言的一种。

决绝地离开了绿蒂的维特，独步在阳光与垂柳的堤岸上，如在梦里。诱惑的彩色又激动了他作画家的欲望，遂决心试卜他自己的命运了。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子，从垂柳里掷入河水中。他想：若是能看见它的落下他就将成为一个画家，否则不。那寂寞的一挥手使你感动吗？你了解吗？

我又想起了一个西晋人物，他爱驱车独游，到车辙不通之处就痛哭而返。

绝顶登高，谁不悲慨地一长啸呢？是想以他的声音填满宇宙的寥阔吗？等到追问时怕又只有沉默地低首了。我曾经走进一个古代建筑物，画檐巨柱都争着向我有所诉说，低小的石栏也发出声息，象一些坚忍的深思的手指在上面呻吟，而我自己倒成了一个化石了。

或是昏黄的灯光下，放在你面前的是一册杰出的书，你将听见里面各个人物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

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

我的思想倒不是在荒野上奔驰。有一所落寞的古老的屋子，画壁漫漶，阶石上铺着白藓，象期待着最后脚步：当我独自时我就神往了。

真有一个这样的所在，或者是在梦里吗？或者不过是两章宿昔嗜爱的诗篇的糅合，没有关联的奇异的糅合：幔子半掩，地板已扫，死者的床榻上长春藤影在爬；死者的魂灵回到他熟悉的屋子里，朋友们在聚餐，嬉笑，都说着“明天明天”，无人记起“昨天”。

这是颓废吗？我能很美丽地想着“死”，反不能美丽地想着“生”吗？

我何以又太息：“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是慨叹着我被人忘记了，还是我忘记了人呢？

“这里是你的帽子”，或者“这里是你的纱巾，我们出去走吧”，我还能说这些惯口的句子。而我那有温和的沉默的朋友，我更记起他：他屋里有一个古怪的抽屉，精致的小信封，装着丁香花，或是不知名的扇形的叶子，象为着分我的寂寞而展示他温柔的记忆。墙上是一张小画片，翻过背面来，写着“月的渔女”。

唉。我尝自忖度：那使人类温暖的，我不是过分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两者都足以致病的。

印度王子出游，看见生老病死，遂发自度度人的宏愿。我也倒想有一树菩提之荫，坐在下面思索一会儿。虽然我要思索的是另外一个题目。

于是，我的目光在窗上徘徊了。天色象一张阴晦的脸压在窗前，发出令人窒息的呼吸。这就是我抑郁的缘故吗？而又，在窗格的左角，我发现一个我的独语的窃听者了。象一个鸣蝉蜕弃的躯壳，向上蹲伏着，噤默地。噤默地，和着它一对长长的触须，三对屈曲的瘦腿。我记起了它是我用自己的手描画成的一个昆虫

的影子，当它迟徐地爬到我窗纸上，发出孤独的银样的鸣声，在一个过逝的有阳光的秋天里。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